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妖火





倪匡著

妖火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妖

火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⑬

著者	倪	登	匡
發行人	沈	登	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	
	郵撥：0765255-8	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	
	傳真：706-9880		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	
定價	新台幣130元	港幣15元	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	
八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62-9

我從來也未曾到過這樣奇怪的一個地方。

到目前爲止，所發生的一切，都像是一篇小說，而不像是現實生活中所應該發生的。但是，它却又偏偏在我身上發生了。

我必需從頭講起：那是一個農曆年的大除夕。

每年大年三十晚上，我總喜歡化整個下午和晚上的時光，在幾條熱鬧的街道上擠來擠去，看着匆匆忙忙購買年貨的人，這比大年初一更能領略到深一層的過年滋味。因爲在大年初一，只能領略到歡樂，而在除夕，却還可以看到愁苦。

那一年，我也蕩到了天黑，紅紅綠綠的霓虹燈，令得街頭行人的面色，忽紅忽綠，十分有趣。而我，則停在一家專售舊瓷器的店家面前，望着櫥窗中陳列的各種瓷器。

我已看中了店堂中紅木架子上的那一隻凸花龍泉膽瓶。那隻膽瓶，瓷色青瑩可愛，而且還在青色之中，帶點翠色，使得整個顏色，看起來有着一股春天的生氣。我對於瓷器是外行，但是這隻瓶，即使是假貨，它的本身，也是有其價值的，因此，我決定去將它買下來。

我推門走了進去，可是，我剛一進門，便看到店員已將那隻花瓶，從架上小心翼翼地捧了下來。

我心中不禁愣了一愣，暗忖難道那店員竟能看穿我的心意麼？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，因爲那店員，將這隻瓶，捧到了一位老先生的面前。

那老先生將這隻瓶小心地敲着、摸着、看着。我因爲並不喜歡其他的花瓶，所以，便在那老

先生的身邊，停了下來，準備那老先生買不成功，我就可以將它買了下來。

那老先生足看了十多分鐘，才抬頭道：「哥密的？」龍泉瓷器，是宋時張姓弟兄的妙作，兄長所製的，在瓷史上，便稱爲「哥密」，那位老先生這樣問法，顯出他是內行。

那店員忙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，你老好眼光！」

想不到他馬屁，倒拍在馬腳上，那老先生面色一沉，道：「虧你講得出口！」一個轉身，扶着手杖，便向外走去。

我正希望他買不成功。因爲我十分喜歡那隻花瓶，因此，我連忙對着發愣的店員道：「伙記，這花瓶多少錢？」那店員還未曾回答，已推門欲出的老先生，忽然轉過身來，喝道：「別買！」

我轉過身去，他的手杖幾乎碰到了我的鼻子！

老年人和小孩子一樣，有時不免會有些奇怪的，難以解釋的行爲。

但是，我却從來也未曾見過一個一身皆是十分有教養的老年人，竟會做出這種怪誕的舉動來。一時間，我不禁呆住了難以出聲。

正在這時候，一個肥胖的中年人走了出來，滿面笑容，道：「老先生，什麼事？」那老先生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不成，我不准你們賣這花瓶！」他的話，說得十分認真，一點也沒有開玩笑的意味在內。

那胖子的面色，也十分難看，道：「老先生，我們是做生意的——」

我想不到因為買一隻花瓶，而會碰上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；正當我要勸那老先生幾句的時候，那老頭子，突然氣呼呼地舉起手杖來，向店伙手中的那隻花瓶，敲了過去！在那片刻間，店伙和那胖子兩個人，都驚得面無人色。幸而我就在旁邊，立即一揚手臂，向那根手杖格去。

「拍」地一聲響，老先生的手杖，打在我的手臂上，我自然不覺得什麼疼痛，反而將那柄手杖，格得向上，直飛了起來，「乒乓」一聲，打碎了一盞燈。

那胖子滿頭大汗，喘着氣，叫道：「報警！報警！」

我連忙道：「不必了，花瓶又沒有壞。」

那胖子面上，猶有餘悸，道：「壞了還得了，我只好跳海死給你們看了！」

我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麼嚴重？這花瓶到底值多少？」我在說這句話的時候，是準備他一說出這花瓶的價錢，便立即將之買下來的，而且付現鈔。

那胖子打量了我一眼，說出了一個數目字。

利時之間，輪到我來尷尬了，那數字之大，實足令我吃了一驚。當然，我不是買不起，但要我可以買一隻盡善盡美遊艇的價錢，去買一隻花瓶，我却不肯。

我忙道：「噢，原來那麼貴。」胖子面色的難看就別提了，冷冷地道：「本來嘛！」我拉了老先生的手臂，從地上拾起手杖，走出了這家店子，拉了老先生轉過了街角，背後才不致有如針芒在刺一樣地難受。

我停了下來，道：「老先生，幸而你不曾打爛他的花瓶，要不然還得了？」

我只當那老先生會有同感的。因為看那位老先生的情形，可能是千萬富翁，但是我還未曾見過一個肯這樣用錢的千萬富翁。

怎知那老先生却冷冷地道：「打爛了又怎樣，大不了賠一個給他，我還有一隻，和這個一模一樣的，它們原來是一對。」

我越聽越覺得奇怪，道：「你說，店裏的那隻花瓶原來是你的？」老先生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若不是祖上在龍泉縣做過官，誰家中能有那麼好的青瓷？」

我一聽得他如此說法，心中有一點明白了。

那一定是這位老先生，原來的家境，十分優裕，但是如今却已漸漸中落，以致連心愛的花瓶，也賣給了人家，所以，觸景生情，神經才不十分正常。

然而，我繼而一想，却又覺得不十分對。因為他剛才說，家中還有一隻同樣的花瓶，照時值來說，如果將之變賣了，也足以令他渡過一個十分快樂的晚年了。可能他是另有心事。

我被這個舉止奇特的老年人引起了好奇心，笑着問道：「老先生，那你剛才在店中，為什麼要打爛那隻花瓶？」

老先生望着街上的車輛行人，道：「我也不明白為什麼——」

老者講到這裏，便突然停止，瞪了我一眼，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我憑什麼要對你講我的事情？」我笑道：「有時候，相識數十年，未必能成知己，但有緣起來，才一相識，便成莫逆了，我覺得老先生的為人很值得欽佩，所以才冒昧發問的。」

「高帽子」送了過去，對方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對了，譬如我，就連自己的兒子，也不了解……」

我心中又自作聰明地想道：「原來老頭子有一個敗家子，所以才這樣傷神。」

那老先生道：「我們向前走走吧，我還沒有請教你的高姓大名啦。」

我和他一齊向前走着，我知道，從每個人的身上，都可能發掘出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來的，但從這位老先生的身上，所發掘出來的事，可能比一般的更其動人，更其曲折。

我聽他問起我的姓名，便道：「不敢，小姓衛。」那老先生顯然是一個性子很急的人，連忙道：「姓衛？嗯，我聽得人說起，你們本家，有一個名叫衛斯理的，十分了得。」

我不禁笑了笑，道：「衛斯理就是我，了得倒只怕未必。」

那老先生立即站住，向我望來，面上突然現出了一種急切的神情來，一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，我覺得他的手臂，在微微發抖。

我不知道他何以在剎那之間，如此激動，忙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怎麼啦？」

他道：「好！好！我本來正要去找你，却不料就在這裏遇上了，巧極，巧極！」

我聽了他的話，嚇了老大一跳，他的口氣，像是要找我報仇，苦於不知我的行蹤，但是却恰好狹路相逢一樣！我忙道：「老先生，你要找我，有什麼事？」我一面說，一面已經準備運力震脫他的手臂。

老先生忽然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老頭子一生沒有求過人，所以幾次想來見你，都不好意思登

門，如今既然遇上了你，那我可得說一說了。」

我鬆了一口氣，心想原來他是有求於我！忙道：「那麼，你請說吧。」

老先生道：「請到舍下長談如何？」

今天是年三十晚，本來，我已準備和白素兩人，在一起渡過這一晚上的。但是我聽出那老先生的語言，十分焦慮，像是除了我以外，沒有其他人可以幫助他一樣。所以我只是略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好的。」

老先生站住了身子，揮了揮手杖，只見一輛「勞司來司」轎車，駛了過來，在他的面前停下，那輛名貴的車子，原來早就跟在我們的後面了。

穿制服的司機，下車打開車門，我看了車牌號碼，再打量了那老先生一眼，突然覺得他十分面熟，這是時時在報上不經意地看到過的臉孔，我只是略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原來是×先生！」

我這裏用「×先生」代替當時我對這位老先生的稱呼，以後，我用「張海龍」三個字，代表他的姓名。我是不能將他的真姓名照實寫出來的，因為這是一個很多人知道的名字。

那老先生點了點頭，自負地道：「我以為你早該認出我的。」

我想起剛才竟認為他是家道中落，所以心情不好一事，不禁暗自失笑，他到現在為止，財產之多，只怕連他自己也有一些弄不清楚！

我們上了車，張海龍在對講電話中吩咐司機：「到少爺住的地方去！」

司機的聲音，傳了過來，一聽便可以聽出，他語意之中，十分可怖，反問道：「到少爺住的

地方去？」張海龍道：「是！」

他「拍」地關掉了對講電話靠在沙發背上，一言不發。我心中不禁大是奇怪。爲什麼司機聽說要到「少爺住的地方」去，便感到那麼可怕呢？

因爲我不但在司機剛才的聲音中，聽出了他心中的可怖，這時，隔着玻璃望去，司機的面色，也是十分難看，甚至他握住駕駛盤的手指，也在微微發抖！

我向張海龍望去，只見他微微地閉上了眼睛，並沒有和我談話的意思。

我決定不去問他，因爲我知道，這其間究竟有些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，我是遲早會知道的。

車子向前駛着，十五分鐘之後，便已出了市區，到了郊外，又駛了二十分鐘，才折進了一條窄窄的，僅堪車子通行的小路，這時已經遠離市區了，顯得沉靜到了極點。

在小路上又駛了五分鐘，才在一扇大鐵門的前面停住，鐵門的後面乃是一條路，那天晚上，天氣反常，十分潮濕，霧也很濃，前面那條路通到什麼地方去，却是看不十分清楚。

車子在鐵門面前，停了下來，司機下了車，張海龍這才睜開了眼睛，在衣袋中摸出了一串鑰匙，找出了一柄，道：「去開鐵門！」

司機接過了鑰匙，道：「老爺……你……」

張海龍揮了手，道：「去開門！」那司機的面色，在車頭燈的照耀之下，更是難看之極，他以顫抖的手，接過了鑰匙，走到那鐵門的面前。

突然之間，只聽得「噏瑯」一聲，那串鑰匙，跌到了地上，司機面無人色地跑了回來，道：

「鐵門上……的鎖開……着……開着……」

這時候，我心中的奇怪，也到了極點。

多霧的黑夜，荒涼的郊外，社會知名的富豪，吃驚到面無人色的司機，再加上我自己這個不速之客，但究竟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呢，我却一無所知！

再也沒有其他環境，比如今這種情形，更其充滿了神秘的氣氛的了。

張海龍聽了，也像是愣了一愣，道：「拿來。」司機在車子中取出了一具望遠鏡，交給了張海龍，張海龍湊在眼上，看了一會，喃喃地道：「霧很濃，但好像有燈光，開進去！」

司機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，上前去推開了鐵門，拾起了鑰匙，回到了車中，駛車進門。而在那一段時間內，張海龍將望遠鏡遞給了我。

我從望遠鏡中望去，只見前面幾株大樹之中，一列圍牆之內，有着一幢很大的洋房。濃霧掩遮，並看不清楚，但是那洋房之中，却有燈光透出。

車子向前飛駛着，離那洋房越來越近，不必望遠鏡也可以看得清了，洋房的圍牆和牆壁上，全是「爬山虎」，但顯然有許久沒有人來修剪了。

我實在忍不住這種神秘的氣氛，回過頭來，道：「張老先生，可是令郎有着神經病，或是其他方面的毛病麼？」張海龍却並不回答我。

車子很快地駛進了圍牆，在大門口停了下來。圍牆之內，也是野草蔓延，十分荒涼，燈光正從樓下的大廳射出，而且，還有陣陣的音樂聲

，傳了出來。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。

只不過，當我們的車子，停在門口的時候，音樂聲便停止了。

張海龍自己打開了車門下了車，我連忙跟在後面，他向石階上走去，一面以手杖重重地敲着石階，大聲道：「阿娟，是你麼？」

直到這時候爲止，我對於一切事情，還是毫無頭緒，如今，我總算知道了一件事，那便是在這屋中的，是一個女子。

果然，只聽得大廳中傳來了一個女子的聲音，道：「爸爸，是我。」

張海龍向石階上走去，他剛一到門口，門便打了開來，只見一個二十三歲的女郎，正站在門前，她一出現的時候，望着張海龍，面上帶着一點憐憫的神色，但是她立即看到了我，一揚頭，短髮抖了一下，面上却罩上了一層冷霜。

我從他們的稱呼中，知道那女郎，便是張海龍的女兒，只聽得張海龍道：「阿娟，你怎麼來了？」那女郎扶着張海龍，向內走去，道：「爸爸，我知道你一定要來的，所以先來等你。」

張海龍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你回去，我請了一位衛先生來，有話和他說。」

張小姐回過頭來，冷冷地望了我一眼，她的臉上，簡直有了敵意，道：「爸爸，你有什麼事情，可以和外人說，竟不能和女兒說麼？」

張海龍搖了搖頭，道：「衛先生，莫見怪。」

我就算見怪了，這時候，想趕我也趕不走了，我非弄清事情的究竟不可。

我們進了大廳，大廳中的佈置，華麗得有些過份。張海龍請我坐了下來，道：「阿娟，這位是衛先生，衛斯理先生。」

那女郎只是向我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爸爸，你怎麼老是不死心？每年，你都要難過一次，連過一個新年，都不能痛快！」

張海龍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這次，遇上了衛先生，恐怕有希望了。」

那女郎並沒有冷笑出聲音來，可是她面上那種不屑的神情，却是令得人十分難堪，一扭身，便走了開去，獨自坐在角落的一張沙發上，「刷刷」地翻着一本雜誌。當着她父親的客人，她這樣的舉動，實在是太沒有禮貌了，難道她以為年輕、貌美、家中有錢，便可以連禮貌都不要了麼？

我心中對這位千金小姐，十分反感，欠了欠身，道：「張老先生，有什麼事情，你該說了。」

張海龍托着頭，又沉默了一會。

張海龍道：「衛先生，你可知道，一個年輕人，留學歸來，他不賭、不嫖，沒有一切不良的嗜好，但是却在一年之內，用完了他名下兩百萬美元的存款，又逼得偷竊家中的物件去變賣，那花瓶，就……是給他賣了的！」

我聽得張海龍講出這樣的話來，心中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！

我是當張海龍鄭重其事地將我請到了這裏來，一定有極其重大的事情。怎知却是爲了這樣的

一件事。他說的，分明是他的兒子。

他說他的兒子不賭不嫖，但如今，有哪個父親敢說完全了解自己的兒子？二百萬存款，自然全在賭檯中化爲水了！

我儘量維持着笑容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張先生，對不起得很，對於敗家子的心理，我沒有研究。」

那女郎忽然昂起頭來，道：「你以爲我弟弟是敗家子麼？」

我狠狠地反頂了她一句，道：「小姐，我是你父親請來的客人，並不是你父親企業中的職員！」

那女郎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我弟弟不是敗家子，你說他是，那是給我們家庭的侮辱！」我彎了彎腰，冷冷地道：「高貴的小姐，我想，是你們高貴的家庭有了麻煩，令尊才會請我來的！」

那女郎的面色，變得十分難看。

張海龍忙道：「阿娟，你別多說了。」他說着，又轉過頭來，道：「她比我弟弟早出世半小時，他們是學生的姊弟。」

我實在不想再就下去了，連忙道：「張先生，你的家事，我實在無能爲力！」張海龍面上肌肉抽搐，眼中竟有了淚花，道：「衛先生，你一定要幫忙，因爲他失蹤，已經三年了！」

我心中震動了一下，一位億萬富翁兒子的失蹤，那可能意味着一件重大的罪惡。但是我仍然道：「那你應該去報警，或者找私家偵探。」

張海龍道：「不，衛先生，我自己並不是沒有腦筋的人，我不能解決的事，私家偵探更不能解決。而我不想報警，因為親友只當他在美國的一個實驗室中工作，不知他已失蹤了。」

我感到事情十分滑稽，道：「張先生，你可是要我找回令郎來？」

張海龍緊緊地握着手杖，道：「那自然最好，但是我希望至少弄明白，他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後，究竟做了些什麼事，和爲什麼會失蹤的！」

我聳了聳肩，道：「連你也不知道，我又怎麼會知道呢？」

張海龍道：「這就是我要借重你的地方，你跟我來，我給你看不一處地方，和一些東西，一路上我再和你約略地講他的爲人。」

我又開始發現，事情不像我想像地那樣簡單。

我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好。」那女郎則道：「爸爸，你決定將我們家中的秘密，弟弟的秘密，暴露在外人的面前麼？」

張海龍的神情，十分激動，道：「阿娟，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，這是秘密。但是我相信事情弄明白了之後，小龍的一切作爲，對我們張家來說，一定會帶來榮譽，而不是恥辱，終將使所有外人，知道事情的真相。」

那女郎不再說什麼，道：「要不要我一齊去？」

張海龍道：「不用了。」

那女郎又在那張沙發上坐了下來，在坐下之前，再向我瞪了一眼。顯然地，這位美麗的女郎

，對我的出現，表現了極度的厭惡。

我不去理會她，和張海龍兩人，出了大廳，繞過了這幢大洋房，到了後園。在後園，有着一個方形的水泥建築物，像是泵房一樣，鐵門上有鎖鎖着。

張海龍摸索着鑰匙，道：「小龍是一個好青年，因為他一年三百六十天，連睡覺都在裏面睡的，他可以成爲一個極有前途的科學家的！」

我向那門一指，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

張海龍道：「這是他的實驗室。」我又問道：「他是學什麼的？」張海龍道：「他是學生物的。」我正想再問下去，突然，我聽得由那扇鐵門之中，傳來了一下沉悶的吼聲。

我一聽得那吼聲，全身盡皆一震，不由自主，向後退出了兩步。

有一個時期，我十分喜歡狩獵，在南美森林中，渡過一個時期。

而剛才，從張小龍的「實驗室」中傳出的一陣吼聲，雖然像是隔着許多障礙，而聽不真切。

但是我却可以辨認出，那是美洲黑豹特有的吼叫聲！美洲黑豹是獸中之王的王，那簡直是黑色的幽靈，在森林之中，來去無聲，任何兇狠的土人，高明的獵人，提起了都會爲之色變的。

而在這裏，居然能够聽到美洲黑豹的吼聲，這實是不可思議的怪事！

剎時之間，我不知想起了多少可能來，我甚至想及，張海龍可能是一個嚴重的心理變態者，他編造了故事，將我引來這裏，是爲了要將我餵那美洲黑豹！

看張海龍時，他却像是未曾聽得那陣吼聲一樣，正將鑰匙，插入鎖孔之中。

我連忙踏前了一步，一伸手，已經將張海龍的手腕握住。當時，因為我的心中甚是有氣，所以用了幾分力道，張海龍雖然是一個十分硬朗的老人，但是他却也禁不住我用了兩分力量的一握。

他手中的鑰匙，「噹」地跌到了地上，他也回過頭來，以極其錯愕的神情望着我，他的額角上雖已滲出了汗珠，但是他却並不出聲——他真是一個倔強已極的老人，當時我心中這樣想着。我和他對望片刻，才道：「張先生，這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張海龍道：「請……請你放手。」

我聳了聳肩，鬆開了手，道：「好，那你得照實說，你究竟是什麼意思。」

張海龍搓揉着他剛才曾被緊緊握過的手腕，道：「衛先生，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，剛才在屋中，我已經和你大概說過了，我要帶你到這裏面看一看的目的，便是——」

我一聽得張海龍講話，如此不着邊際，心中更是不快，不等他講完，道：「張先生，剛才從那門內傳出來的那一下吼聲，你有沒有聽到？」

張海龍點頭道：「自然聽到的。」

我的聲音，冷峻到了極點，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那是什麼動物所發出的？」張海龍的語音，却並不顯得嚴厲，道：「當然知道啦，那是一頭美洲黑豹。」

我立即道：「你將我帶到一個有着美洲黑豹的地窖中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張海龍又呆了一呆，突然「哈哈」大笑起來！